





南疆逸史列傳一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大興人其先以開國功為錦衣百戶
祖應元舉人官黃平知縣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毋尹
氏既娠夢文丞相入其舍已而生可法事親以孝聞崇禎戊辰成
進士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官能平劇盜又以鹽政監江
北軍楚寇南下攻潁壽犯皇陵可法所部不及千人日馳數十里
遇賊大至少避之謀賊旁掠輒發兵襲擊時有斬獲賊去下馬坐
積屍上計賊出沒及身所歷州縣破陷長吏逃死狀草疏畢授軍
吏復上馬馳行且戰且撫賊兵不敢逼事聞天子嘉之擢僉都御

史巡撫安池旋加兵部右侍郎督漕運兼撫淮上諸軍可法感上知益自奮勵身雜行伍間與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不授衣不先御也將士皆感激戰輒有功捷數上乃開屯田招流亡繕城郭訪賢豪而諮以軍政於是江淮南北屹然稱重鎮可法短小精悍面黑色兩目燦燦有光將士見者皆懾服天子知其能凡所奏輒報可已而賊人又破荆襄承天分兵南犯蔓延入河南山東告警者旁午至可法率師屯淮岸賊望旗幟輒遁去終不敢窺淮帝欲以可法為兵部尚書檢討汪偉曰有可法淮揚以安無可法則江南必危且留可法以係東南望帝然之就拜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可法入南都即核軍政京營之有籍無兵者悉按去之營中憚其威名不敢動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可法檄諸鎮入援未集而京師陷莊烈帝崩可法北向慟哭以首觸柱血流至踵發喪誓師浦口欲長驅死戰諸大臣及將士皆曰社稷無主盍擇君以定南都乎可法然之是時潞王已過江泊舟無錫初議所立謂以親則桂而遠以賢則潞而近不知福王已在淮也鳳陽總督馬士英先迎款於福王欲挾之以居擁戴功以書致可法言以倫以序無如福王諸大臣議未定士英已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福王至儀徵可法不得已遂

具啟迎王越三日魏國公徐宏基等始至事已定無敢異議者王
入監國可法進戰守大計謂當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
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答一語可法退憂形于色尋進可法東閣
大學士兼故官士英官亦如之而王以士英有建立功專倚賴焉
居二日可法謂士英曰寇深黃高二劉之衆未盡為國用當立重
臣開府以鎮之今日之事非可法與公誰任之者士英唯唯可法
退即合疏言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泗廬
自衛以徐鳳池六為進攻之途兵馬錢糧皆聽鎮臣自取給于有
司勿復為徵輸調度之擾四藩一轄淮揚一轄徐泗一轄鳳壽一

轄滁和即以得功傑澤清良佐為之更立督師于揚州節制諸鎮
如此則諸鎮各自衛其地無不致死而受成于督師機不遺度事
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又請定京營兵
制分設營將如北京事簡精壯募義勇以實之其侍衛及錦衣鑾
儀諸司所隸軍役當多事之日俱宜入伍操防毋坐耗錢穀至錦
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繁費收入心於新政有裨
者也監國既即皇帝位詔立四藩如可法議而廷臣意皆欲士英
督師士英以朝權不可朝夕失也乃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于
民公威名著于淮上軍士皆憚服公誠能經營于外而我居中帥

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曰居者守行者禦莫能偏廢既受事敢
辭難乎遂請行京師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
生盧經才等上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
無人可乎上方倚重士英勿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可法去
士英愈無忌憚俄進得功為侯傑澤清良佐皆封伯自是四鎮愈
尊貴自恣漸不可制矣及張慎言薦吳姓于朝劉孔昭言其不可
露章劾慎言廷臣言孔昭武臣不宜與銓選事士英陰庇孔昭左
右班攘袂相詰可法嘆曰黨禍起矣上疏力言牲罪可議文武臣
當虛衷用事報聞而已可法奉詔祭告泗陵鳳陵因上言曰臣伏

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長之祚方未艾也北顧神
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災異疊見天鼓
一月數鳴地且三震以至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敬天
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尚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
天命之難堪謀而地靈之不足恃可見於此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
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境萬井悲風
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
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始如察天人相與之故
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

玉食大庖則當念西北諸方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當念先帝
之臨淵集木何以忽覲危亡早朝宴罷則當念先帝之克勤克儉
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勵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為
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啟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濫恩施開
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俊因之裹足竊恐祖
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於何底也亡何吳三桂從
本朝大兵入北京敗賊賊遁而西山東河南士民皆結寨屯聚殺
賊所置偽官以望王師可法請遣使北行齎詔撫諭使中原知中
國有君則人心南向而大業有成疏入報可時四鎮不即守所分

地暴橫江北傑欲駐揚州揚州民城守不聽入傑縱軍大掠進士
鄭元勳與諸有司語稍欲為之解衆疑其私於傑競起擊殺之而
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闕言狀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
鎮可法先至得功軍得功聽命至良佐澤清軍皆納諾乃至傑軍傑
素憚可法具橐鞬迎謁升帳之日洒然變色易容可法知其軍可
用欲以誠感之裨將以下人人召見撫慰而責傑曰將軍之所以
貴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屬之地則諸將軍
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又何辭以對傑色沮默然
者久之然浸視為易與止可法宿軍中易所隸卒而更遣部下百

人給事左右可法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曰
史相公我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可法而又深服其誠乃謹事可法
請受命然終欲駐揚州可法乃集揚州民曲論至以身質使罷守
奏以瓜州屯傑衆可法遂留揚州開募府治事設館禮賢招徠天
下智謀之士及稍通天文者并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皆廩餼之
募士得勝鎧甲者百餘人復上疏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
許之旋詔可法諭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當可法出
士英未敢即倍之可法疏請餉士英命戶部百方應之可法分給
諸鎮益和乃稍言進取事而大清已收山東且聞新立天子使

人以書貽可法引春秋不討賊新君不得即位之義將移師問不
當立者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為自強計而自為書答之曰貴國
來書以本朝立君為非是幕府竊怪之夫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經
綸草昧正利建侯之日也是以二三元老謂大位不可以久虛神
人不可以無主相與迎立今上以係天下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
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即位數日幕
府受命誓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我大將軍吳三桂借軍貴國破
走逆賊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我大明臣子無不舉額豈但如
明諭所言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官犒師兼欲請

命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責告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也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並遭荼毒而或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耶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交構致啟兵端先皇帝痛疾之旋加誅戮此貴國之所知也今乃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歲輸金繒回紇助唐不利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若乘我家難為德不卒以義始而以利終貴國又豈其然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

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幕府即日獎率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皇帝及大行皇帝之恩人臣無境外交貴國即有他命不敢與聞可法銳意西征而諸鎮在淮上者澤清良佐營徒虛夸不足用惟傑所統至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可法欲使為前鋒與傑往復多推重之許以揚州府第處其妻子傑大喜約刻日進取開歸可法為請軍輸于朝而大鉞為士英畫策以四鎮與可法協為不利已而尤畏傑陰欲裁抑之且使可法不見信也於是四鎮缺餉則號可法可法以聞士英應之益緩又數降詔趣可法出師可法以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責我

戰乎於是可法坐困亡何士英排衆議起大鉞為兵部尚書使侍郎握

兵政羣臣交章論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宏圖徐石麟

劉宗周等以次去位可法乃上言欲用大鉞者以才爭大鉞者以

逆案也大鉞即可用何必罪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

人壞天下大計乎不聽大鉞悉引其黨布于朝朝政益亂凡可法

所奏請輒格之大清兵已入海州破宿遷可法遣總兵劉肇基

往援而誅山東鎮將卬磊以其將航海降也可法檄諸鎮出兵高

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亦自率所募

兵進次河上建大纛縣南岸戒師期所請鎧仗芻糧皆不至可法乃

上疏曰自三月來以後陵廟荒蕪山河鼎沸逆賊鼠竄一矢未加備

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

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却步未

有意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猶大變之初君臣洒泣士庶悲歌痛

憤相乘氣又有朝氛猶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暮氣及矣屢得北來謀

報皆言兵必南下水則調廣麗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遭

淪沒而我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委靡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

及關陝討賊之約不出北庭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之膜外遂

使敵國反得以僭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

也宗社安危決于此日雖破釜沉舟尚恐無救况廟堂規畫百執
事之經營尚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
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康痛
心出寶終纘舊服漢之光武撫膺河北亦奄萬邦惟願陛下之為
少康光武不願左右替御之臣輕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為今之
計宜速下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入奉關懸上賞
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感憤激發四方忠臣義士
必有聞風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承統原與前代不
同諸臣有罪當誅無功可錄幸免斧鑕已為大幸臣於登極詔藁

既不可行勸諭
亦覺難強宜
將內庫所有本
折盡佐

特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內復開載使他國見之亦當竊笑
今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荐加名器濫觴于斯為極似宜少
加愍慎以待戰功庶使行間戮力者有所激勸至師行討賊莫急
于餉搜括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可省之費一切報罷朝夕之晏衍
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大典萬不容不費者亦概從儉約
蓋盜賊一日不滅神京一日不復即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即有
金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敵國窺伺
所及也必得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
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將練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

救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我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實攘外之本
故敢痛切直陳惟陛下留意可法受事數月疏凡數十上皆中興
大故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為飲泣是時朝廷
頗騫聲色惡聞危亂士英大鍼爭門戶起大獄欲殺盡清流以快
已事出師聚餉不暇及也乙酉春三月大清兵分二道令沂州
濟寧兵從伽口渡河掠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渡河逼歸徐可
法言我與北兵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東旦夕不守乞多
給軍餉移得功良佐兵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疆域
臣猶恐江南半壁未能高枕而卧也疏入不省韓城人衛胤文前

為左中允受偽命與高傑同鄉傑薦之留監已軍聞朝中嚴治從
逆者懼而欲娶士英以自解度士英忌可法乃上疏曰國家兵事
問鎮臣糧餉問閣臣督師贊也且可法宜得名耳朝廷當召置內
員備顧問不則聽歸故里養其高望陛下若念推戴功則爵之侯
伯優其廩餼毋令久當津要為也疏入詔切責胤文士英等心是
之可法上疏乞罷不許已而傑所遣盪寇將軍王之綱與許定國
爭睢陽不決定國偽約好于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詰旦兵士
攻城而入定國北走降于大清之綱等遂大掠睢陽兵倉卒未
有屬可法聞變疾馳至徐州撫定其軍復請用傑部將李本深為

都督士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勿善也乃擢胤文為兵部右侍郎
總督興平營將士怒胤文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諷諭
之忘其為劾已也之綱等益以此歸可法即胤文亦心折焉都督
之命久不下傑軍士皆棄汛奔還時 大兵已悉渡河值莊烈帝
諱日詔使可法等望祭河上可法因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先
治臣罪以謝天下亡何 大兵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乃下詔
從可法議以李本深為左都督盡護傑諸將而已無及矣夏四月
可法移鎮泗州合諸軍防禦而京師有偽太子事諸臣失職者咸
欲藉名攻士英寧南侯左良玉遂發兵反移檄遠近南都戒嚴密

詔可法督諸軍渡江擊良玉可法言北勢日迫請留諸鎮迎敵親
往諭良玉要與俱西有功則割地王之如其勿聽擊之未晚詔切
責可法可法於是合諸鎮兵倍道入援抵浦口將入朝面陳可否
士英等懼謂可法且為內應不許 大兵已入亳州向邳州徐泗
告急復詔得功等渡江可法還揚泗痛哭而返晝夜兼行抵泗而
泗州守將李遇春已以城降可法退保揚州 大兵遂破徐州降
將李成棟引而南攻揚州新城可法方在舊城急檄防河諸鎮兵
赴援李栖鳳張天祿等皆不應劉肇基乙邦才樓挺莊子固等各
率所部入城可法與主事何釗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乘城

降將李遇春持 豫王檄至城下招可法可法登陴罵之遇春日
公忠義聞華夏而不信于朝死何益也何如越遊遇選二帝以成名乎
可法怒趣發矢射之遇春走免須臾復令鄉民持書入壕呼守者
求入見可法捷捷健卒投其人及書于水 豫王愈欲生致可法戒
諸軍近城勿攻而復遣人持書至可法不啟趣焚之 豫王知可
法終不可屈麾軍急攻監軍急攻道高鳳岐等踰城出降城中益
恐可法乃為書辭其母及妻呼部將史得威曰我死當葬于高皇
帝之側不則梅花嶺下可也復擐甲上城 豫王復以詔書招之
可法守益堅相距十晝夜 大兵四面急攻可法乃禱于天發砲

擊傷十人

豫王怒自督勁卒力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守

陴者不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 大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先

時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托君剽剽办子固許之是時引頸向子

固子固弗忍可法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持之血滿衣

袂未絕子固及許謹等皆死可法語 大兵曰我史閣部也可引

見汝兵主遂見 豫王王勞之日前以書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

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可法曰我來此祇索一死耳王曰

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可法笑曰大國待承疇豈能過先帝

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大國明矣我詎肯效其所為王

子固等擁之
出城及小東門
遇大兵

命將宜爾頓伴之三日終不降乃賜之殺盡宜爾頓為之棺殮軍奴
遠未及識姓名于棺遂不可辨而肇基等率死士巷戰移時殺千
餘人兵來益衆肇基矢貫額死邦才自刎死樓挺死于城上其餘
文武將吏死者甚衆家人史書書記顧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
等皆從可法死揚州既陷五日得威報赴京師舉朝不知所出又
數日上出奔太平又三日京城潰可法督師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
味夏不筴冬不裘小冠窄衣與部卒雜處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為
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當封印
南北文檄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分給將士來月糧至夜三鼓謂

軍吏曰今夕乃除夕也索酒試飲之酒未至復呼軍吏曰禮賢館
諸秀才當與共飲顧夜已半可賚酒資分餽之吏已往乃命酒獨
酌庖人報黍肉已盡饗士索鹽豉佐酒可法素善飲飲至數斗不
亂自至軍絕飲是夕滿酌數十杯思先帝淚泣然下不解衣就寢
者已七閱月是夕微醺隱几卧將旦有司吏士皆集軍門外門尚
未啟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未寤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
夕不易得也勿驚之且戒鼓人更擊四鼓須臾可法寤天已曙大
驚聞鼓聲怒曰乃敢亂我軍法傳令縛至趣斬之諸將士皆長跪
言相公久勞苦始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亂聲鼓以待此知府意

也可法意解曰奈何以私愛變常法趨趣具盥漱啟門偕文武臣北
向遙賀將吏皆上謁民育更前請罪乃赦鼓人可法自是竟不復
隱几卧矣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左右辭
曰日芳老矣豈能日待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僚士優為之徵兵
問餉有司事也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樂
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以生聲色滿前也可法笑
而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皇太皇后至加少傅叙江北戰功加
少師徐州擒盜功加太傅皆力辭不許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又辭
許之既死或云亡去人疑之史得威已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

冠招魂葬于梅花嶺下闕中立國首贈可法太師謚忠靖後四年
廬州人馮弘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霍六安諸縣天下
欣然望之以為可法實未死云可法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士選
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南歸敗可法請下吏上以可法故令居家
養母後流寓南陵閱四十年而卒

傑必有響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禱禱蠶風起蠶折西洋炮無故自裂廷吉以為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為十惡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為定國所殺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邛宿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為恒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之且田所獲既入于官有司常賦又将何出開挑開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令秦士奇沿河築墩山駐砲廷吉日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即北北何架砲為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

曰上將獨明可法曰輔弼皆暗上將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左兵東
下弘光詔至可法受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
終不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之廷吉曰今
歲太乙陽局鎮宮坤二宮始擊門關提主大將因客參將發且文昌
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
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
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
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 大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步召
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閣部方

南疆逸史列傳二

應廷吉字渠臣鄞縣人也天啟丁卯進士謁選授碭山知縣史可
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
軍前為監紀與劉湘客張鏐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
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
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斤觀者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之則
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曰
天元玉歷所謂電中聚火也君絕世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
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命廷吉占之曰風從月

德方來加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飄忽旋轉
其事為爭音屬徵象為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近則
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驛匝月而有王
橋之變高太監以朝命至如其占馬淮陰紫霄觀皂莢樹產物如
飴色黃味美士民觀者以為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
為甘露黃者為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王主可法銳意經略河南黃
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勤矣于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
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為
也意者先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

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
助坐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于難
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
者羣思效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躍冶之士坐
談有餘實用無裨當此財匱而所給月餼不貲盍不散遣之別儲
真才乎可法曰吾將此禮為羅冀收什一于千百行之數月既無
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為幸館也今且
求處囊而不得於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
諸生從事軍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定品量授一

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拔取長洲盧涇才嘉興歸昭等二十
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旬而揚州城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
焉

逸史曰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馬一
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不達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
與排詆樹寇門廷強臣悍將因之阻安兵忍遙制朝命司馬奔走
撫輯內攘不給何暇計疆場之外乎迨夫左帥稱兵藩籬盡撤

王師長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乎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
遯此即睢揚堅拒何補敗亡况乎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廷吉

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以讀司馬
之疏而愴愴乎有餘慟也

南疆逸史列傳三

高弘圖字子猶號硜齋山東膠州人萬歷庚戌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性忼直當天啟崇禎間東林齊楚吳浙之黨互相詆排而弘圖一無所附麗立朝剛介嘗為御史與奄逆忤削籍而名愈高其在工部張彝憲受勅督部事弘圖恥與並坐復罷歸踰年而懷宗思之又聞其佐膠州城守有功召至闕諮以時事補南京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甲申闖賊犯闕史可法謀勤王弘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方發而烈皇凶聞至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弘圖與姜曰廣呂大器佐之方擇主而福王至淮

馬士英貪定策功與諸將以兵威奉王倉猝稱大號以弘圖物望所屬改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可法並入直弘圖因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討賊之舉開經筵設起居注又奏請先製裂皇帝神主附享奉先殿宗藩流離玉牒散軼令各府長史備上典籍江北今為畿輔其被兵郡縣兩年之內蠲其徵稅羣臣章奏不得妄言以淆是非而遣使朝鮮可以牽制凡八議並優旨答之未幾可法出督師士英輔政憚弘圖曰廣慎言等持正廷議起廢慎言舉用吳姓鄭三俊士英黨誠意伯劉孔昭率諸勳臣叱慎言于朝目為奸邪聲震殿陛弘圖曰文武各有所司即文臣中各各部不得

侵吏部之權武臣何得越職而爭之且牲與三俊三朝遺老清望在人孔昭妄思侵官非其黨者謂之奸臣臣忝在政府宸陛之嚴化為訟庭愧無死地乞賜罷斥不許既而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持之士英曰我既犯人言豈敢相累因自擬旨大鍼陸見疏陳江防要害其言娓娓可聽將退士英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鍼因前奏冤陷之久而引弘圖為證弘圖素不附黨必不忌己也弘圖曰大鍼頃者陳說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鋤大惡其黨附者不可勝誅欽定逆案一書以遏羣邪大鍼與馬臣不知其果知兵

否但以先帝明鑒豈容擅改即如士英乞奏下羣臣集議以彰公
論則用大鉞亦光明士英憤然曰臣薦大鉞非受賄也何不光明
之有弘圖因乞罷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而卒起大鉞為
兵部侍郎弘圖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弘圖奏事宜一
山陵聞梓宮葬田貴妃墓宜在天壽山特立陵寢選日改葬一分
地許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
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以致辱命其後議遣中
官督畿輔浙閩餉復設東廠弘圖皆力爭之中旨傳陞張有譽為
戶部尚書弘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又請召還史可法士英

愈怒矯旨切責因力求去八月加太子少師皇太后至又加太子
太保至十月卒致仕弘圖在閣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志及去遂無
所忌時山東已失弘圖流寓吳門已復渡江入浙東弘光亡涕泣
絕食縊于會稽之竹園

逸史曰金陵立國弘圖與小人同朝不激不隨持守正直有足觀
者然不能通古今之變覽存亡之勢如北使事宜猶執承平故事
將約是具文乎抑欲求當於國事也史可法怒四鎮之橫而以建
議加封為弘圖誤國罪是不然使君相英明廟堂勝算四鎮何嘗
不可用况如得功之忠勇乎自馬阮出而紀綱紊亂外結強援以

過正士賢者岌岌且不安其位是四鎮之橫馬阮召之也於弘圖何尤哉弘圖雖非應變材使其幸而當平世固一賢宰相也

姜曰廣字居之號兼及江西新建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福王之至也文武大臣集守宮太監韓贊周定議具啟迎王贊周令各官署名曰廣曰此大事須先祭告奉先殿然後舉行從之福王立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弘圖協心輔政將以次漸引正人為中興之望已而士英銳意欲用阮大鍼曰廣上疏求罷曰前見文武紛競自慚無術調和近覩逆案掀翻又慚無能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

波皇上數日前之精神竟同反汗惜哉維新遂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厭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扶危持顛有負生平必待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良亦晚矣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

世者也昨日大鍼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用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所得閣臣則貪淫巧滑之周延儒逢君虐民姦險刻毒之楊嗣倫昌生從逆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先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

楨所得大將則統縹支離之王樸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
史范正陳啟新凡此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其效亦可觀矣皇
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任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
於內廷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
外庭口傳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舌得以反唇而
內廷攻之者盡皆如此也間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上之意則
又轉而授之於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一語投機立談取官
同登場之戲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
昔痛心此事亦于講義數陳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哉上溫旨

慰留而士英大鉞大愠陰嗾劉孔昭劉澤清交章攻之詆為黨人
時議復設殿衛曰廣力持不可言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殿
衛之有士英念曰廣不去已終不可肆志乃使大鉞為疏令宗室
朱統鑽上之言定策時曰廣有異議列五大罪其詞甚醜穢朝士
皆為不平於是求罷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曰
廣辭朝上御殿羣臣陪列曰廣曰微臣觸怒權臣自應萬死聖恩
廣大猶許歸田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為重士英憤罵曰我為
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即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
犬馬餘歸年老貴陽即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聲曰擁

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意在潞藩恨我成功耳王曰潞王
朕之叔父賢明可立兩先生無傷國體既出朝於朝相詬罵曰廣
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扼于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
南京亡越二年而金聲桓之事起聲桓左良之部將也良王死夢
庚降 豫王遣聲桓與副將王體忠同取江西聲桓畏體忠兵強
伏甲殺之以其中軍王得仁統其衆略定南昌九江撫饒諸郡得
仁起盜賊與聲桓素驕橫撫按驟節制之遂以戊子正月二十七
日殺御史舉兵反曰廣方居家金玉以其名望所歸奉為盟主顧
曰廣純墨之士用兵非其所長時江西郡縣皆傳檄下海內響應

惟贛州未附諸客獻計以為宜疾趨金陵而曰廣以昔寧庶人起
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金聲桓併力攻贛州久頓堅城 大兵隨
進圍南昌金玉本無智略既還師入城畏 大兵不敢出戰惟日
責姜太保令其遣客號召四鄉義旅諸謀士知其亡在旦夕悉潰
去官兵乘間鑿壕四十餘里駕以飛橋往來圍困城內求戰不得
斗米七八十金殺人而食己丑正月十九日城潰聲桓自投于城
之金湖得仁巷戰矢盡力竭乃死曰廣作六歌亦自盡一家死者
三十餘人初曰廣與隱士漢儒裔交其將應金玉也使人邀與俱
出辭既署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曰事當若何不肯答固問

之則曰明之所失天下非左與闖耶金則左孽王則闖枝公與侯
安所授之哉十月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寔叛 大清耳今擅除
爵怨殺入筦刑權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武永歷而
為之是偽也僭偽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公與之同事後世且謂公
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
兵柄退保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為之
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潯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
道所惡也姜沉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
用也

逸史曰高弘圖姜曰廣固平世三公望也觀其倉擗之際正議不
撓亦可以想見其風概矣然非撥亂材至軍旅之事尤非所長議
者徒見金王舉事不成因以咎姜太保之不智嗟乎國破君亡大
事已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幾於萬一豈暇擇其人計其利
害哉文信國崎嶇山海尚招義旅况乎居名城樹強兵擁戴興復
而鄙夷不屑則太保之所以不敢不出也故夫南昌之舉君子悲
之

南疆逸史列傳四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時自知縣入為御史
立羣枉之間持議侃侃卒為馮銓所陷編戍肅州崇禎起故官累
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
名吏隱事皆決于北慎言雖位冢宰從容僉名而已及南渡建國
遂為要職而慎言以宿德重望居之因命專理部事慎言上中興
八議鎮一曰議節制淮安鳳廬荆襄為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
荒殘宜申命鎮撫大臣分戍增堡扼守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援
添戰艦于淮江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萬石為倉猝轉運之資二

日議僑藩諸王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擇浙東之石山郡

名

及閩粵間居焉其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日議開屯江北地

廣民流今為畿輔若于其間招集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

百夫屯為百夫長千夫屯為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就使守

禦亦富強一策也四日議招徠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偽官有能誅擒

者賞五日議寬宥諸臣陷賊事非得已家屬在南企望歸正不宜

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想至若自技來歸尤宜矜嘉隨才錄用

不當概以死責六日議褒恤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

等傳聞確者立宜贈恤以慰幽魂其餘次第詳核勿有所遺七日

議銓叙起廢之條是非龐雜不可不慎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

在戎籍廢居者一付清論不撓毀譽八日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

柁工挽夫實繁有徒募自外江衣食于官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

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安輯宜亟也俱嘉納之未幾大

起廢籍慎言薦吳姓鄭三俊命召姓陞見姓者故大學士先帝時

命之督師以逗留遣戍者也時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案

不得輕議之文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意伯劉孔昭故與

大鍼善因置酒約諸勛臣欲廷訐慎言以起釁次日朝罷羣詬于

廷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解

之不退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慎言于人叢中輾轉相避衆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納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上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言之且謂慎言迎立時懷二心慎言因引疾乞休可法聞之上言慎言之薦非為不當即諸臣以為不可亦當平心入告何乃痛哭喧呼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天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嚮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

也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各具疏為慎言辯劾孔昭不敬上仁柔置不問但慰留弘圖慎言而已姓既不受召而慎言四疏乞罷乃得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廕慎言力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廕况風塵不定進虎驅狼回首長安陵寢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為心而猶侈口論功乎七月加太子太保自慎言罷繼之者徐石麒亦不久去位大鉞乃起其黨張捷為之捷惟奉行馬阮指揮賄賂公行諸麗名逆案都盡發用銓政大壞矣時山西盡陷於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年六十九慎言少孤鞠于祖母為御史日祖母亡乞歸執喪三年
子履旋壬午舉人賊陷陽城義不受辱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忤
逆奄削籍崇禎中起官南京歷十二年始入為通政司陞刑部侍
郎署部事時帝以刑威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石麒^獨多所平反
尋進尚書論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
去位江南立國起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石麒方以進賢退
奸為任而馬士英阮大鍼植黨樹私貨賄公行權傾中外石麒以
祖宗之法裁之士英欲得侯封諷中人韓贊周入言之上請加恩

定策五等延世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爵而揚
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俱列土自榮不愧廷和等耶
且侯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
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讞舍殮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
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凡
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囑御史黃耳鼎列劾石麒陷樞臣以敗
款議士英助之遂乞骸骨歸南京不守扁舟水宿嘉興城守將破
石麒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潰朝服自縊死閏六
月二十七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始殮顏色如生僕祖敏

存亡城上人譁
曰我公來矣
關門納之越
省而城

李升從死時劉宗周在紹興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去城外野寺死夫二公之意相反而其義則一士人為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闕中謚忠襄石麒麟博學強識尤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性樂易愛人與人言移日不倦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所著有可經堂集同時戶部尚書張有譽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侍郎呂大器工部侍郎高倬皆清執有品望俱克稱其職

張有譽字誰譽江陰人天啟壬戌進士以戶部主事權稅蕪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為饒州知府累遷江西督糧副使四川按察司

俱有惠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五人以有譽為首帝書其名于屏擢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還半道聞都城之變抵任則福王立矣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勅補墊費踰舊例數倍杖斃解戶有譽連疏論之收其胥役送獄執中虐稍紓常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時士英銳意起阮大鍼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八月即傳旨用為戶部尚書高弘圖以有譽才望堪用而內降不可開封還詔旨羣臣亦交章論奏

上不許自是傳陞紛然矣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逃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守先世遺產其治家居鄉俱堪為後人法年八十一而終

解學龍興化人萬歷己丑進士歷金華東昌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魏忠賢亂政以東林削籍崇禎中累遷太僕卿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時黃道周方得罪而學龍于薦舉屬吏推引及之帝怒徵下獄杖八十遣戍福王立召起故官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以賄為出入故案

久不定學龍倣唐制以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宋企郊吏部

員外牛金星舉張嶙然平陽府曹欽程太僕少卿李振聲俞上猷史黎志

陞山西陸之祺陝山布政高翔漢兵科楊王休潼關道劉世芳檢二等應斬

秋決者四人光時亨刑科鞏燭河南提學周鍾庶吉士方允昌兵部主事三等應

絞者七人陳名夏編修楊枝起廖國遴紉王承曾襄陽知府原毓宗天津兵備

道何孕光庶吉士項煜少詹四等應流者十五人王孫蕙禮部主事梁兆陽

檢錢位坤大理寺正卿侯恂總督王東鑑山西副使陳萬象御史申芝芳給事中金

汝礪黃維祖舉楊廷鑑修撰陳羽白劉大鞏裴希度張懋西人爵五

等應徒者十人宋學顯通政沈元龍未詳方拱乾論繆沅工部主事呂兆

龍傳振鐸給事中吳剛思進士方以智傳鼎銓檢討張家玉庶吉士六等應

杖者八人潘同春吳泰來員外郎張琦主事王于曜行人周壽明知縣向

列星詳未李剛徐家麟進士自絞以下聽贖候定奪者十九人何徵瑞

楊觀光少詹事張若麒少卿方太猷副使黨崇雅戶部侍郎熊文舉吏部郎中葉初

春太僕卿龔鼎尊戴明說孫承澤劉昌給事中涂必泓張鳴駿御史薛所

蘊國子司業趙京仕通政高爾儼編修周祚黃紀孫襄郎中其另存再議

者二十八人翁元益郭光給事中魯粟吳爾壘史可程王自超白引

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劉廷琮庶吉士

侯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郎中諸偉梅行人龔懋熙太常博士王顯進士王

之牧王舉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引六人未詳已奉旨錄用者十人張

縉尚書時敏給事中衛胤文韓四維諭德蘇京御史黃國琦施鳳儀行人知縣

張正聲郎中顧大成中書姜荃林詳未疏上士英以輕重不稱意矯旨再

議學龍乃加重周鍾光時亨各一等餘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

周鍾而學龍欲為之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明年正月乘士英在

告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且有詳慎平允之褒士英聞之怒

然事已無及也大鍼及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乃

引疾大鍼復嗾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其曲庇行私遂削

籍至四月左良玉犯關士英即傳旨殺鍾時亨而命死罪者遣戍

流徙以下為民然學龍所定亦多未審其一等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得而正法傳鼎銓張家玉後起兵死節最烈亦在五等中要之身未對理而懸擬罪名原馬阮之意亦不過借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而爰書所據盡屬傳聞非為國家正典刑也學龍通曉政務在崇禎朝所敷奏皆關天下大計嘗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人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此遼兵盡潰關下不得不新募薊撫則舊有額兵乃亦行召募給以厚糈舊兵以其餉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為漏卮可勝言哉國初定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

武職作宗

萬八千有奇神武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主爵者誠肯悉心計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無憂貧矣從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問民之富莫若多粟亦嘗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哀之不啻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今關餉一石抵銀四錢易錢則米好者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者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民之食又哀之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嘗利况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

衛所應養子
第無才可用
但龍職而不
給俸以至裁
冗更核曠卒
又可得數十
萬

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以欺天下子輟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
粃為沙土兼之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
六為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
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
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略仿其制畢力圖之溝
涂之界則各樹土所宜小可獲薪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
強何所施乎帝善其言亟下所司議之然竟中格

高倬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德清金華二縣徵為河南道御史
草場火以巡視不謹褫職其後起廢屢遷南京太僕卿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福王立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糧
置龍鳳諸器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
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曰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
節儉以為天下先昔衛之亡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
務農故能立國楚邱令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宿於江淮嗷嗷告飢
司農粹無以應以致望煩煙掠食即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尚未必
信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太平美觀乎皆不納明年二月解學龍
罷倬代其任及南都失守投繯而卒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授擢推吏部稽勳主事

更歷四司至文選乞假歸以邑城庫惡倡率修築工甫竣而賊至
大器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贈秩等出為關南道叅議遷固原平副使
長武劇賊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劾罷總兵柴時華威望甚著
遷兵部添設右侍郎大器負才而性剛見天下多故久於軍旅意
欲避事上疏力辭帝不許至京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
定山東河北軍務未幾罷保定總督而設于九江以大器任之左
良玉與大器不和廷議慮其敗事乃用袁繼成代之而改大器南
京兵部右侍郎兼禮部事十七年四月聞北都變南京諸大臣議
立君時潞王常潁已渡江在吳中前侍郎錢謙益欲立之乃入說

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昔
者覬覦大位天幾釀大禍今立其子勢必翻三案以報私仇即吾輩
俎上肉矣公今主禮兵二部事公若倡言誰敢異議大器然之慎
言曰廣等亦附焉貽書于史可法言福王不可狀議未決而馬士
英與鎮將劉澤清等已率兵擁福王至可法不得已將具啟迎王
大器猶不肯署狀給事中李沾面斥之曰今日之事論典禮則禮
莫重于尊君論典兵則兵莫重于衛先王今眾議僉同公猶持異議主
沾請得以頸血濺公衣矣大器乃不敢言卒迎福王監國踐帝祚
遷大器吏部右侍郎遂以異議見絀恒自危及可法出督師士英

入輔政與劉孔昭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先薦阮大鍼為兵部侍郎
舉朝大譁大器知必不為時所容乃倡言以攻士英言其擁兵入
朝覲留政府濁亂紀綱顛倒邪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
然不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其子童穉列衙都督妹壻無功冒
授總戎姻婭若越其杰田仰楊文驄等皆先朝罪人盡登膺仕名
器僭越莫此為甚總之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之失而端方
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回
邪慝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入士英大怒嗾劉澤清劾其心懷異
圖未幾逮雷縯祚周鏞下獄二人亦主潞議者也大器遂致仕去

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士英憾不已李沾復劾之乃起擢沾
為左都御史而命法司逮治大器以無可踪跡而止謙益諂附士
英上書訟其功與大鍼深相得為禮部尚書國事亦不可為矣明

年唐王立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汀州變奔廣東與丁魁
楚等擁立永明王命以原官入直駕幸梧州自請留守東方遂去
韶州久之入烏羅土司永歷二年王應熊卒進大器少傅盡督西
南諸軍賜劍便宜行事其夏涪州蕩寇將軍李沾春來謁見大器
以為可用與相結遍歷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
詣譚文諸部會宗室朱容藩謀逆檄沾春大海等兵誅之赴召至思

南遵義守將王祥邀至其地謂曰吾歷觀川將楊展志大而疎大海韜貪而無謀餘鄙劣不足數國家將何藉以中興吾死目不瞑矣時已得疾留兩月四年春次都勻卒謚文肅子潛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逸史南都初建衆正盈朝其六卿之長皆民譽也迨馬阮執國命次第芟斥而國事亦變壞不可救然則小人亦何利之有哉弘光之不終也議者多追咎潞王之不得立以為勝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耳其居杭州常命內官博訪古玩南都不守都御史劉宗周勸王監國守浙境王不可及 大兵至即與巡撫張秉貞迎降蓋

納叛將陳洪範之謀也大理少卿沈胤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與馬士英等耳嗚呼謙益之欲立潞王自為富貴計也使其果欲為國擇賢則其後不先馬阮而賣國矣

南疆逸史列傳五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者也萬曆辛丑進士崇禎朝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請釋熊姜之獄斥為民年已六十四矣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之慟哭徒步涉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鳴駿日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今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嘻此何時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聞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逃避計耶於是發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于南京以原官召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上言今日宗社大計

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助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南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楚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又言問罪今日之師當自諸臣之不職者始當賊入秦流晉漸逼畿南遠近洶洶而大江南北一二督撫不聞遣一旅以壯聲援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之臣當誅新朝既立謂宜不俟終日首建北伐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而諸臣泄泄自安則舉朝謀國之臣當誅詔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

劾舊官朕拜言昌宣副史館是時宗周本無意于出謂中朝黨論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然又恥不能致宗周急其一出及方出而彈劾踵至其言諉諉引繩披根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側目馬士英言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朱統鑣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劉澤清言宗周欲訂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兵已伏于丹陽而是時浙兵適與京口防江兵相擊鬥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弘圖乃言于上傳諭曰昔漢宣起于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者今日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

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
周之在丹陽僧舍也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
坐亦心折不敢加害既入朝仍居蕭寺南渡亂政無不危言奸黨
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內外結連人莫敢忤宗周昌言排之
及阮大鍼起用宗周曰大鍼進退江左之興亡係焉其視國事之
顛連猶疾病之在身也危涕正辭以冀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省乃
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以出處
卜國家治亂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
明年弘光出亡浙江亦不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

有以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留以
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
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
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是乃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
生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于水中水淺
不能死絕食二十三日而卒閏六月八日也宗周死而浙中紳士
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鄭遵謙等各起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
大兵相拒者一年人以為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家貧母
章氏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內行修飾甫釋褐遭

進字下脫九
十四字見排
印本免史然
此疑以者有
意刪之

母喪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尚書陶望齡弔之嘆曰世衰禮廢吾未見善居喪若劉子也服闋以祖父年高不謁選祖亡哀瘠如初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自守所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懷宗綜核名實都下惴恐宗周以為此刑名之術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進帝每言宗周清執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為迂故不得久在位居家潛心理學清執修篤行不愧衾影與人嚴正不可干以私嘗面折人過人皆敬憚之其學以慎獨為功以知天為歸其教本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古小學日會講其中與無錫高忠憲齊名說者謂明之大儒推薛胡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子灼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守其學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墜澗中溯流而入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自少攻苦為文典與原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屢起屢蹶五遷而至少詹兼侍講學士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而嚴厲剛方不諂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嘗上疏自陳言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鄞時鄞方以杖母被大詬帝得疏駭異而忌者愈藉為口舌最後以劾楊嗣昌奪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

平臺詰責下獄遣戍事具明史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
馬士英遣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擁立潞
王乎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九月陞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
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之鐘簋掃承德之松楸上規天壽北曠日
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沉鷲之將簡士三萬賚銀百萬
出贛榆韋橋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蓋山滄州此間千四
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朐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可屯聚可
因糧而入走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敵有嘯

指望宣大開門而遯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上十二
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覲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
下邯鄲以收漳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
劉裕所歡呼于大峴也南京潰唐王建號于福州召為首輔是時
鄭芝龍專政賜宴大臣芝龍欲第一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
右者芝龍辭屈由是與道周不知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略之志求
出關自效請兵請糧芝龍皆不應道周徒以忠義自發旬日間得
九千餘人親寫劄副獎諭給為公賞得之者榮於誥勅而應募者
多不練之兵不能應敵由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其門人也偽致

降書道周信之決計深入曰國家養育數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
檄自歸命耳至婺源明堂里 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周知為令
所賣比從者俱退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職方趙士超字淵卿福建
諸生中書賴維謹字敬儒漳州諸生蔡春溶字時培漳州諸生道
周婦弟通判毛玉潔字去水六合人沙縣丞四人從道周絕粒七
日不死至徽州元旦張燈甚盛為魚龍諸戲道周與士超悵然賦
詩是夜雷雨大作三晝夜不止訓導吳士繡呼其子祺生日皇天
震怒殆為黃先生乎不食而卒道周至江寧督師洪承疇其鄉人
也使人來言曰先生毋自苦我可以保先生不死道周罵曰承疇

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親自祭哭焉得尚存無籍小人冒
名耳承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死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
習吟咏如常素善書翰都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三月七日
赴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于此日可也
南向再拜遂受刑士超等四人偕死隆武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
謚忠烈道周詩文敏捷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三易洞詮草
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
自推行年終于六十三歲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逸史曰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非盛世之麟鳳哉惜乎出非其

時夫道有污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設肇于炎黃
聖人未嘗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御武王親秉旄鉞周
公東征四國是訛孔子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
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我望之善人而
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嘗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
言宋人崇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
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於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
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夷貊交侵乃專用粗暴猛厲
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惟

怯而不敢救蓋後世中國之衰皆由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
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闖獻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
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
撫綏其衆乃宗周概指其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
反輕輕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
世之君子自持正論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悲夫道周出關之舉
志則偉矣然以不練之兵甲糗糧百不一具又輕信敵人之間諜
入險地是棄師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
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于敗亡則豈孔孟

之道果僅可用之乎世歟若二公者君子諒其志焉可也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右僉都御史視師江上時議遣使通好于國朝祭告大行皇帝且冊封吳三桂而懋第母死于天津訃至疏請終制不許因請北使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以行心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兼職方郎中馬紹愉副之紹愉先帝時與陳新甲皆為懋第劾罷者也而詔旨又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懋第言經理通和兩事也今以之兼

行則名實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和乎至馬紹愉前者奉使辱國臣今豈可偕行上不聽臨行上疏曰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現有秦離之痛撫江左之遺民而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沉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為必不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不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拒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于萬全惟陛下幸察遂行費銀十萬兩幣數萬疋吏卒三千人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

詔旨也公宜亟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効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於是遣使以冊命先授三桂喻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然朝議以禮來且使令臣入見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館懋第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纓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以凶服將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人所同盡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懋第欲以客禮剛林曰我皇帝

踐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乃欲據客禮耶懋第曰我天朝使臣自應具客禮禮見我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何言朝貢反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懼變色乃曰此大事非可一日決姑徐之剛林出明日索國書懋第不答以所贖金幣及陵工之牒先之時大清先入中國未深晰中朝事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授之而懋第慷慨引義辭氣不撓剛林嗟嘆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為牢禮以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大牢于寺廳率將士喪服為三日哭攝政王聞益重之而洪範已輸款願招劉澤清諸將以江南降附二十七日悉歸使臣至滄州復逼懋第紹愉還獨洪範得歸

而大清兵已南下十一月初五日也懋第止將士滄州以數騎
北發改館太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啟曰懋第奉命通兩國好今無
故羈我使將士馬飢困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
不報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曾遼金鑣等入見懋第曰生為明
臣死為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奉表南京遣金鑣楊三泰往道梗
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為哀表望祭先帝哭先聲六月聞南京失守
其從弟懋泰先降為吏部郎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家無是
人也遣出之閏六月十五日命剝頭中軍艾大選有二志懋第怒
殺之十九日乃收入獄叅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

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從入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
斷我早辦一死矣艾大選違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
與越日復廷諭終不屈攝政王雅敬懋第欲生之以問在廷漢臣
而降臣愧見之無復言者王嘆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終
不失富貴莫應乃引出既至市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
顧五人曰得毋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北再拜曰
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受刑行刑者亦揮淚大風晝晦捲市棚
于雲際觀者無不泣下門人戚默徐元數葬之彰儀門白馬寺側
將士留滄州者聞之號泣散去蠟書至達于魯王懋第之在太醫

院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陳
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人陳洪
範賣懋第得侯明年六月十九日病亟連呼老爺至乞哀而死

南疆逸史列傳六

袁繼成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
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疎縱謫南京行人司副踰年遷禮部員
外郎出為山西學道巡撫吳牲特疏薦之巡按張孫振勿善也劾
之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寃得釋進武昌叅議平賊呂瘦子覈賊
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入為軍糧尋陞鄖陽撫右僉都御史以
賊陷襄陽不能禦逮治遣戍歸明年以薦復起總理河北屯政大
學士吳牲將出視師議設總督于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成兵部
左侍郎總督江楚應皖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成激以忠

義挽良玉西行時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安慶指江中浮屍示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變色因責之曰君侯功雖多過亦不少朝廷不譴責歲遣中使傳宣奈何不圖報稱且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寧為睢陽死不為進明生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咸至九江申軍實聯絡柯陳諸大姓兵扼瑞州窺賊所向而吳姓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之大器與良玉不睦軍中大鬩帝曰今日袁明日呂朕不知諸臣紛紛何見也於是復以繼咸代大器甲申四月聞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遽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寧南左右無正人聞變必

生異議亟遺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肯拜聞繼咸言乃開讀如禮俄以擁戴功晉四鎮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愈不可言矣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加人尤當以紀綱肅下且君德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春冬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奉六龍為澶淵之行又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不可不防臣當馳還汛地上是之繼咸因上疏時政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北為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為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蟠踞其間小民翼然

喪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意措置令就我我索乎湖南新經賊亂
千里蒿萊宜簡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
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為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宿
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
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
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剛
趙鼎之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
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
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姓黃道周楊廷麟葉

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于後之禍敗灼如著龜使先
帝早用其言寧有今日馬士英以為刺已恨之無何逆黨諸人盡
起通政司楊維垣請三朝要典重頌天下繼成言要典一書先帝
特旨焚毀諸臣非屬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織之書臣請
書未進亟寢之書進亟毀之不聽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成
又馳疏申辯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於繼成所奏用監司郡縣官
悉寢其所奏而阮大鍼在兵部凡繼成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
勅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壁黃朝宣等潰卒
數萬人無所屬剽掠蘄黃間繼成陰以恩撫之使無為良玉用疏

請湖南總督速蒞任收士卒心而士莫不聽方進良玉侯爵令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壁等軍其勢愈張繼成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之勢士英終不省反裁九江額餉六萬且以其比良玉移欲之于內推為刑部右侍郎又恐無以牽制良玉遂不果偽太子事起士英大鉞欲借之以起大獄盡誅正人流傳洶洶而闖賊方逼漢沔左兵欲避寇而無名黃澍在左良玉軍中因說良玉清君側惡救太子乙酉四月良玉遂傳檄數士英罪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時繼成聞賊南渡令其將守九江身率師以援甫登舟而聞左兵且至九江士民大恐環泣留繼成乃急

移諸將家口入城以繫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皆言我兵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若俟良玉至諭之以理且令諸將歛兵入守相機而動繼成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而裨將郝勛忠不待令隨其家入城矣良玉抵北岸書來願握手一別為太子死繼成至良玉舟中良玉言及太子大哭繼成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為疏良玉從之成禮而別繼成歸集諸將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共守城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潛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勛忠夜半斬門出良玉兵士遂入城殺掠繼

咸度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澍泣拜曰寧南無異圖公以一死激成之大事去矣繼咸乃止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器曰我負臨侯矣嘔血數升而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自為留後邀繼咸偕至池州閱日報大清兵已陷泗州逼儀陽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咸孤舟避蘆葦中夢庚劫之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為設宴不飲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愈有灑覺而解之乃拘送北在道中八日不食不死至良鄉嘆曰此謝豐山盡節處也又縊同行者又解之入京就館左夢庚將朝劉學士曰盍與之同朝乎繼咸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之同叛乎次日內院剛林等

復勸之朝且曰本朝為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得為先帝報仇繼咸曰討賊大清之惠也今弘光帝何在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劉學士曰弘光之立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遽立繼咸曰今上神宗孫也倫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為重立君所以示四方有主也劉又言弘光不道事繼咸曰吾君也君父之過臣何敢知閱數日攝政王傳諭欲官之繼咸大慟曰國亡與亡古今通義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清不忠之臣大清安所用之王知其不可奪乃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終不雜髮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遇害于菜市繼咸問何地曰菜市也繼咸曰首文

先生死此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時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載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死

逸史曰嗚呼司馬之志烈矣雖然吾於北使事深嘆謀國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敗亡之餘耳而吾朝應天順人乘機入關將相和豫士馬精強甲兵堅利浸浸乎有席卷囊括之勢為南計者陰輯重兵固守河淮而遣辯士具玉帛卑辭納款願為國輸歲幣割大河為界凡降臣家屬在城者厚賑撫之以繫其心毋令陰進說以內戍猶恐朝計未必聽從南牧之馬難過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平故事欲以屬國禮折筮使之而所遣之使剛直不撓

佐以奸陰悖逆之亮徒是知不屈膝之為不辱命而不知適以啟釁之為敗國也且夫金草不避君子猶將譏之煌煌聘問之吉而以縲經將事可乎家國不可兩顧忠孝不得兩全懋第請之則不智廷臣不言則不忠致使御書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即無洪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國為上吾計足以衛國而不用而後死之則可謂無憾也江督之料左審矣而小人反齟齬之以自撤其藩籬使江督計得行內外一心左雖有異志尚有所憚必不至稱戈內向也嗚呼天禍人國凶德參會君子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死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昭

乎日月爭光哉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役屬人年壯出關投大帥為健卒
遂隸遼陽籍為人忠勇善騎射帥拔之帳前親軍戰輒衝鋒積功
至遊擊入援山東陞叅將旋充總兵官每臨陣飲酒數斗深入敵
營不顧生死利害人呼為黃闖子崇禎十五年流賊陷廬鳳奉詔
鎮定遠時獻賊潛匿陰山太湖間得功以騎五千往躡之遇于石
牌獻忠懼不戰得功追及相去尺許欲生致之反為逸去乃收其
所掠男女萬餘人令各回鄉土以甲杖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
將劉超封靖南伯北京之變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

兵南下高傑字英吾起羣盜為自成將自成出戰使守營與其妾
邢氏通懼誅挾以降官軍從孫傳庭破賊于塚頭得陞總兵劉良
佐字
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禦草左最後收永城亦

有功劉澤清字鶴洲為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
未成輒遁走將略無所長而好聲色喜利權賂遺權貴結納賓客
嘗為科臣韓如愈所劾遣人賊殺之至是皆至江北而傑軍尤暴
悍沿途焚掠居民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豫與諸將結脅制大
臣由是諸將各居擁戴功王以靖南伯黃得功及廣昌伯劉良佐
興平伯高傑等轄鎮江守鎮 大兵南下總兵許定國殺高傑降

後兵入得功營劉良佐禦之亂箭中得功喉得功死良佐遂降焉
周鑑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鑑舉鄉試第一
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蕪湖還朝抗疏諫帝不當寵任中官
罷斥言路帝怒削其籍鑑自是知名初鑑伯父尚書應秋叔御史
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鑑深恥之還籍後矯矯樹名節及
被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然好臧否人物是是非非不少假
借名愈高而謗議滋起矣會廷臣多論薦者起故官進郎中復為
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北都既陷南都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
廣並主潞王鑑與雷縉祚往來遊說而福王立大器被逐馬士英

深惡曰廣令其私人朱統鑽誣劾之而指鑑縉祚為曰廣私黨且
詆鑑權關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鍾之從逆牽連及鑑由是有
詔俱逮治鑑叔父維持與鍾弟肅山知縣銓因奏言家門不幸鑑
鍾兄弟成隙而鑑乃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
能洗且鑑于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議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鑑
罪實在社稷也詔所司並訊先是阮大鍼徙居金陵招搖匪類流
言遠近為翻逆案之計諸士名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以討之
主之者鑑也由是大鍼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則囑御史陳丹衷致
書幣求解于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坐謫明年三月誅妖僧大

悲御史王愔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鏹雷續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海內貼然乃今日冒稱皇太子明年冒稱皇后希踵王朗故智實由二人譏訛新政造謠宮闈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竊發而光祿卿祁逢言與鏹同邑以詈鏹得為戶部侍郎初鏹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為大鉞所深恨至是避大鉞客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鉞構陷鏹續祚士英大鉞益怒謂良玉之兵鏹實召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于腹乃就縊

南疆逸史列傳七

周鍾字介生鏹從弟也為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為檢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鏹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彼訛此謗兩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鏹門人徐時霖等被以惡名朝中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等語莫不切齒初鍾與弟遇阮大鉞于酒肆席間弟與語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為謝而劉澤清之

鎮山東也慕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歡鍾拒勿納由是二人深恨之至是方用事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事中光時亨阻南遷致使先帝身殞社稷而身先從賊又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勸下江南聞其嘗驟馬于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豎其伯叔昔為逆奄爪牙今鍾復為闖賊梟獍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鑣其兄弟也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大鉞也為廷臣所阻怒甚大鉞謂人曰彼阻逆案我立順案相對耳以闖國號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為首者以鍾自為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目為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場士之標

榜非東林也鍾既繫獄數求解于士英不可得及六等定罪刑官解學龍置鍾于次等待繫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等而以停刑請士英怒學龍以此去位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鞫杖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檄至遂與時亨武愷同棄市

雷縉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于鄉十三年帝思破格用人乃命舉貢悉就銓用為部寺司屬及州縣吏凡二百六十三人時號庚辰特用命勒石太學以張大之而縉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兵備僉事山東之被兵也縉祚固守德州有詔獎勵縉祚乃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及行賄事帝召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

誅志完而令續祚還任初續祚之來也意驕甚自謂且有殊擢及是頓沮喪而廷臣遂忌之尋以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續祚參其謀及福王立士英遂借續祚以傾日廣續祚曰廣之門人也劉孔昭嘗語大鉞曰當迎立時日廣續祚倡言上不可立當設法阻之大鉞遂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不知續祚欲設何法可為寒心日廣尚不能為賈充而續祚公欲為成濟乃命嚴訊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復劾其不孝不忠至四月遂與周鑣俱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蓋大鉞輩亟以殺之耳初少詹事吳偉業奉命出使大鉞語之曰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予與數公主馬歸

語諸君子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聽之公論周鑣無死法惟續祚不可赦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之給事中錢增曰鑣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之黃宗羲曰徐時霖為鑣而嚙鍾反因鍾而害鑣大鉞無心於殺鍾又因鑣以累鍾事之不可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而傾險佞薄釁起蕭牆宜其不免也悲夫

逸史曰嗚呼南渡君臣豈不哀哉大敵已過而廟堂嬉戲若無事然及揚州既破文武大僚倉皇集議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即降志辱身亦甘心也蓋羣思賣國也兵科吳迨至兵部問

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曰長江之險北兵豈能飛渡耶君何深慮於是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首具啟迎豫王渡江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降者公侯則徐允爵朱國弼常延齡湯國祚柳祚昌徐宏爵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日孫維城鄧之郁方一元郭祚永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鄒存義黃中鼎常應俊齊贊元大學士則王鐸蔡奕琛都御史則李沾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李喬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朗丁允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揚袁宏勛王懷其餘部

曹寺司下僚不可勝計而獨劉成治黃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儼然不緇豈非希世之鳴鳳哉且此數人者位非尊也祿非厚權非重也無封疆城守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朝散秩具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旁靈爽所憑僅此數人之仰答其平居自講東林召號徒衆相與標榜而首倡邪謀覩顏屈膝曾不愧恥至今人反稱譽之嗚呼世之衰也三代直道泯沒盡矣或言豫王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迎之于郊趙之龍錢謙益奉輿圖冊籍候于中途四拜以獻將入城大雨沾濕百官兩立無敢後者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庫收鎖

鑰導王入之龍集黎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樂迎王南面坐奉觴
上壽張幕天壇椎牛醢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
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且命請擒宏光帝以自效
於是不五日田雄挾帝以至也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甲戌進士初知廬陵知縣南渡
補國子監助教歷陞郎署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
奮拳擊之之龍走得免 豫王入城成治獨閉戶不出迎已聞

王命百官旅見出使謁假者註冊晨起呼名官吏俱寅往午歸否
則妻子為俘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豈竟無一忠義以報

累朝恩耶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于帝側保此冠裳自縊
死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戊辰進士為寧波杭州推官皆
古吳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冲淡
夷曠虛懷下士每出則諸生以文藝釋子以語錄下逮金丹符籙
雜然競進者恒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去治行最微
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于開元寺而不果已而潛心儒學
慨然欲自樹名節端伯少時思遺棄世俗自署印曰海岸道人至
是忽改篆曰忠義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益王與鄭

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論之益王怒乃避跡于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乙酉授主事數月而南京不守或謂曰公如老衲盍浮沉山野端伯曰臨難毋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 豫王之召百官也端伯不至從者固請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王命召之兵入先捶其妾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耳我不投謁也乃拘之去方巾大袖見王不拜王甚重之嗚以大官不可曰以方外禮之可乎亦不可王問弘光何君曰聖君曰何以指昏為聖曰子不言父過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曰何以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遂下獄獄中作明夷錄自跋曰甲戌易

數疏成靈龜見旁初筮得明夷再筮得箕子之明夷今江南狂狴妖夢是踐人欲三公污我我寧死不從也薇荒麥秀寓象明夷豈不信而有徵哉大帥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端伯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顫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顫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于其側揮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謚忠節端伯深于禪而卒歸于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沒大臣之不能死者輒因緣杖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生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噫可嘆也

戶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甲子舉于鄉南渡管理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欲馳還侍者曰往則投死耳幸而不遇難且以歸為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土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攜官服至方正學祠下拜曰願從先生地下令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縊于樹一僕欲為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必不聽不如已也遂死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明年京師陷弘光立廷祥知其不能立國不欲出既而念母老冀得誥命以榮親慨然而嘆曰仕不仕我已策名吏部矣國難不可避也且以娛親乎乃入都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日而揚州不守天子播遷舉朝迎附廷祥慟哭曰吾知亡不意^其如是速也吾豈忍背恩于國乎遺書其子曰捐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吏部主事駱天閔約同死天閔懷刃至文廟跪告先師欲自刎為其僕所持不得死廷祥至廟中拜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橋下

欽天監五官挈壺陳于階字詹一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光啟學歷法薦授是職南渡令督造火器 大兵至嘆曰吾微員也可以

無死然他日死何以見徐公哉縊死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徐公矣

逸史曰予于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賢人君淪于下僚而奸回賣國之徒反居高位國之所以亡也或曰其時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子削而不書何也曰非死義也宏光既出城中無主百姓羣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羣毆之曰汝何故假我先帝子技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已也欲走丹陽閉不得出倉皇與僧懷璧趨雞鳴寺寺人復寤之懷璧勸之死不得已乃縊維垣亦慮禍及驅二妾投井死置三

棺於中堂旁殮二妾中題己名身微服夜遯至土橋為黨家所殺如是得謂之死義乎且夫維垣身附逆案名在丹書馬阮比之拔置顯秩首以頌要典請自是羣小鵠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速敗也張捷身為冢宰曾不救正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殺賈舉州綽十人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為是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不得以死節名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猶賈舉類耳况于不得已而為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余於是史之作發潛德闡幽貞旁搜遠邏雖市夫田隸苟其死義必不敢遺豈于大僚而反略之耶惟其微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

敢書故慎之而後所傳不妄故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保定降賊駟遁至臨清亦陷賊誅求富室駟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又說賊將降之擒斬賊官臨清濟寧同日收復與德州諸生謝陞遙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為故相謝陞者也駟間道使人上書請收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廟灣宜設水師一旅於此與青齊義勇暗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駟亦時時與國朝

通書蓋孤軍難以自立也

國朝以兵科給事中授之駟不受十

七年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冬至南京陞見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駟乃入河南上方略云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為州郡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河干創痕風裂不敢自逸詔命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人然實無一軍以相策應者及許定國殺高傑走降大清與李際遇導大兵從河渡南河駟行部至歸德兵猝至遣人入城說降駟斬之次日守者開門迎降駟將飲藥自殺豫王令生致凌御史不者城且屠駟歎曰

與其慷慨而歿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從子潤生從之
長揖不拜 豫王賜觴勸之駟辭不飲明日王見駟無降意取學
道蔡鳳監軍道吳琦于駟前斬之且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駟曰
已辨一死矣遺之貂裘草屨皆不受是夜謂潤生曰吾艱險倍嘗
欲守此土以為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未盡死有遺恨又以書謂
豫王曰大江以南天之所限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
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同死 豫王命殯之吏民皆大哭失聲聞贈
兵部侍郎當江南初建自謂畫淮而守可以偷安孰知門庭撤而
堂奧必不固也使乘 大兵未下之日一軍北出與駟犄犄大勢

在我中原尚可徐收即不然大軍南馳亦未能傳檄定也 豫王
心重駟不忍殺之有以哉

何剛字慈人上海人也庚午舉于鄉為人英毅有才略知天下將
亂與其同郡士結幾社詆誅迂儒徐言躡步之輩而講求經濟以
庶幾于功名及其成就多實學而剛與陳子龍徐孚達為之魁所
交多當世奇士東陽許都亦豪傑自喜者也嘗從剛學剛謂之曰
子居天下精兵處也高皇帝嘗用之平亂矣盍不令成一旅以待
用乎許都諾歸而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後為邑令姚孫棐所陷
十七年春剛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

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天下所急莫如治兵之才然平生未嘗
學一旦界之兵戎之任孰能勝之臣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
令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鈴練筋骨壯膽智陛下時召試之其
學成者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嘗游東陽義
烏見其人智勇奮發忠義慷慨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願以
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以收敵愾之
奇才歲餘可使赴湯蹈火因薦許都及進士杭州姚奇胤生員桐
城周岐陝西劉湘容時都已死而剛不知帝壯其言即授兵部職
方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陳子龍入為給事中言守江之策莫過

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臣昔召募得二人千請委何剛訓練從
之九月命防篙子港轉本司員外郎時朝廷草創庶務繁興皆非
所急剛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禮樂百官不必備惟
日求天下奇士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頒政爵祿
務不出三者驅天下材能而圖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若慢無經
制空言恢復是卻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以待
盡也惟廟堂不以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
朝廷亦少浮議矣今大度之士分兵四出求草澤英雄得才多者
受上賞則梟雄皆畢命疆場而內地亦鮮寇盜矣東南人滿徙之

江北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
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
史可法甚奇其才大軍破徐泗泗軍退屯瓦窰鋪剛以其軍會之
及逼揚州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死無益也不如出城號召
援兵以為後圖剛歎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
者剛為國家^死則死之為知己死則死之濡忍而無成非智士也
城陷以弓絃自縊死剛之才雖不盡用而其死則烈矣



